

玉碎

YUSUI

朱妍

玉碎，情折。原以为是情比金坚，
却不想是情如玉碎。
浮生若梦，命运谁知，
正确的开始通往错上加错的结局……

玉碎

YU SUI

朱妍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玉碎/朱妍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 9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928 - 5

I. ①玉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57561 号

书 名 玉 碎

作 者 朱 妍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
选题策划 古月珊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文字编辑 芯 伊 明 建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
字 数 265 千字

印 张 21
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,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928 - 5

定 价 28.00 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

芙蓉玉碎凤凰鸣/1

第九章 暖玉争碧/76

楔子/4

第十章 结发不疑/85

第一章 若解相思/6

第十一章 并蒂齐芳/92

第二章 卿知今生/16

第十二章 风波不静/100

第三章 前尘翻覆/26

第十三章 祸福相倚/106

第四章 寂寞空庭/34

第十四章 镜湖心涟/113

第五章 深宫如海/44

第十五章 长夜未明/123

第六章 白莲夜开/5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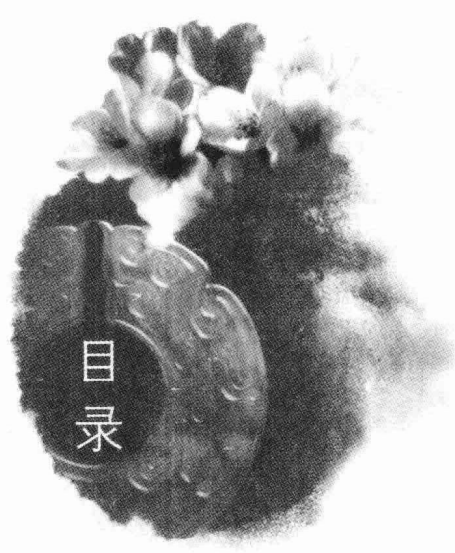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六章 心字成灰/133

第七章 遗世独立/60

第十七章 孽海愁澜/144

第八章 红艳露凝/68

第十八章 伤春欲晚/154



目录

第十九章	花间恨事/164	第二十九章	当时只道/255
第二十章	浮萍逝水/171	第三十章	残雪凝辉/263
第二十一章	玉碎情折/179	第三十一章	平地波澜/272
第二十二章	暗香飘尽/187	第三十二章	谁念西风/281
第二十三章	是非谁断/195	第三十三章	荆棘满怀/290
第二十四章	情仇未息/206	第三十四章	心比秋莲/298
第二十五章	花发新蕊/215	第三十五章	旧时明月/307
第二十六章	繁华梦倾/227	第三十六章	死生契阔/315
第二十七章	零落鸳鸯/237	第三十七章	浮生若梦/323
第二十八章	此身夏苦/246	尾 声	十年踪迹/330



芙蓉玉碎
凤凰鸣

读完朱的小说，是一个温暖而明亮的午后，我坐在书房的落地窗前，看窗外繁乱的花影，心神却始终无法从《玉碎》最后的那一场风雪中出离——

认识朱的时候，她不过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，引人注意的是她的学习成绩，在初中年段一千两百多个学生中她总是前三名，她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常常令年段一众语文老师叹为观止。朱会弹很好的古筝（学了六个月就已经能在学校的舞台上征服全校师生了），会唱很美的声乐，更妙的是会填很雅致的古词。记忆中，她为金庸《神雕侠侣》中的李莫愁填了一首《苏幕遮》，让我这个年长她十岁的人感到无比惊异，惊异小小年纪的她怎么能够理解那样一种复杂抑郁的苦恋之情。

寒假的时候，有一天朱突然给我电话，“顾左右而言他”了许久，才“很羞涩”（朱语）地告诉我，她写了一部网络小说想让我看看。我真的很惊讶！朱在市里最好的高中就读，学习压力相当大，而她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，她哪来的时间写小说？我随口问了她一句：“多少字的？”“二十几万吧。”这下，我晕了……“那就拿来看看吧。”看到小说的时候，我知道朱“羞涩”什么了——她写了一部与她的年龄和阅历极不相称的后宫小说——妃嫔争宠、姐妹情仇、爱恨交杂，整个一古典《阴谋与爱情》。然而，看完她尚未结局的小说后，我觉得自己被她的文字迷住了——典雅、柔美、温和——在现代网络小说中可谓出类拔萃。



如果从正邪的角度来批判《玉碎》中的人物，你会发现，没有一个人是错的，没有一个人是邪恶的，然而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似乎就这么一直错下去了。每一个人却都被冥冥之中的某种力量所左右，而这种力量竟然是人世间最美的——爱，因爱而爱，因爱而恨，爱恨交织，砥砺着人性中最最脆弱的那一点善念。爱是自私的，恨也是自私的，人性中两种极端的力量在宫廷权力的斗争中，一点一点地摧残着那些善良的女子，将她们变得可鄙，连她们自己都无法正视自己的可怕。我们无法去苛求她们，但我们却可以从她们身上看到一些历史的影子。涵柔和宸雪这对异姓姐妹，很难说谁对谁更亲一些，然而，宸雪到底是自私了些，狭隘了些，偏激了些，所以在最后，她连一点转圜的余地都不肯留给自己——总觉得之前死去的薛婕妤就像是她的影子，爱得彻底，恨得彻底，输得也彻底，但不后悔！涵柔赠宸雪的羊脂玉镯子在小说中被摔碎了，宸雪给涵柔的芙蓉钿银镯子没了下落，后妃之间的爱恨情仇在最后的漫天飞雪中被层层掩埋。但是，我相信，涵柔和宸雪的姐妹情意，仍会像那柔和的凤凰鸣叫一样温暖着阴阳相隔的她们，温暖着现世观者的心。

藏在幕后的那一个人，是整部戏里藏得最深的人，也是最最可恨的人。可是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那么一个人，比不上宸雪，甚至比不上那些因她而死的人，她利用宸雪，利用太后，利用所有的人，也伤害所有的人……到最后，除了伤痕累累的自己，她仍然一无所有。只是，谁知莲心苦，梨儿腹中酸……

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，我相信在许久之后的某一天，我依然会为自己的幸运而惊叹。虽然朱很年轻，但在她的同龄人中，她的思想远远超越了比她年长许多的人，她的思考常常深入到对人性探索的层面，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和情感的把握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。我们不能够用严肃文学的标准来考量朱的作品，因为这只是一部网络小说，但是，你不能否认，这是一部能够雅俗共赏的爱情小说。

朱在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，也许只是情感的冲动和灵感的闪耀，但从寒假到昨天晚上，这一段修稿完篇的过程，却可能是她有生以来最难熬最痛苦的一段历程。但我相信，这本小说出版的那一天，也必将成为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。

朱，是一个温婉可爱的孩子。她的父母是大学的教授，良好的家庭环境给她广泛的阅读空间和广博的眼界见识。她的思想深邃而开阔明澈，性格内敛而沉着稳重，言语俏皮却不刻薄，举止大方却不失活泼。

很荣幸能够以朱的朋友身份写这篇序。对比她的文字，我感到自己言辞的枯涩。我觉得自己的言语是如此贫乏，以至不足以表达我对这部小说的赞赏之情。但

是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她的小说中，感受到她出类拔萃的理解力和表现力，以及与众不同的文字魅力。

若 水

2010 年 4 月 21 日



芙蓉玉碎
凤凰鸣



楔子

偌大的宫室里寂无人声，一众宫人皆垂首默然侍立。静谧之中唯有铜漏滴答间或一点轻响，在人心上漾起波澜——光阴无情，不因人世的悲欢而止歇。

铜镜倒映着女子年轻姣美的容颜，温润如玉的眉目似水墨描绘一般。女子一袭素衣端坐镜前，纤纤玉手执着犀角梳轻轻理顺披垂如瀑的长发，表情不悲不喜。身后步履声渐近，一记，一记，击在心头，最后止于一丈开外，话音漠然没有一丝情感，“皇后娘娘，毒酒已然备下，娘娘可以动身了。”

镜前的女子淡淡地笑了一笑，慢慢地把梳子搁在案上，“我说过不愿用白绫，难为皇上还记着。”传讯的宫女略一躬身，“是鸩酒。听说……不出十步即死。”

凝视着镜中的自己纯澈的眼眸，年轻的皇后轻轻颌首，语声平静得不起一点涟漪，“好。”

她最后一次凝望犹在睡梦中的幼子。孩子睡得正香甜，一张小脸红扑扑的，唇角微噙着幸福的笑容。孩子，你在梦里，有没有见到娘呢？温柔的笑容里盛满了母亲深沉的爱溺，却有泪水啪嗒一声砸落在孩子稚嫩的脸上。

她俯身印下一个恋恋难舍的吻，吻去那一点冰凉苦涩的泪，决然转身之时，神情已是献祭般的坚毅沉静，“走吧，去长乐宫。”

一行人出了殿门，漫天雪花纷纷扬扬，目之所及天地一白。重重宫阙掩映在风雪之中，棱角格外分明。这是今冬的第一场雪啊……这样大的雪，遮盖了深宫里一

切阴毒与罪恶，看似白茫茫一片真干净。夹着雪花的寒风打在脸上猎猎生疼，黑貂大毛披风之下的四肢是死一样的冰凉——再冷，又如何冷得过这颗心？

逆着风雪，皇后的脚步不停，遥遥望见天地皑皑之间依稀有一抹艳色，走近了，才见道旁等候多时的女子。那女子被侍婢环簇着，火红昭君套之下的服饰鲜亮夺目。宫女一齐屈膝为礼，“贤妃娘娘。”那女子微一颌首，“皇后。”声音轻得辨不出情绪。

“你满意了吗？”皇后霍然抬首，目光锋锐如匕，和着厉声质问直欲剝入人心，“慕容宸雪，我今日身死，你的良心能够安稳吗？”贤妃扭过头去，避过那炽烈灼人的视线，紧抿着唇，不说话。

僵持片刻后，皇后兀地一笑，眸中是深深的苍凉与嘲讽。伫立良久，终于沉沉地开口，语调微澜不兴，“宸雪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小时候我们年年一块儿玩雪，天地就像这般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多么干净啊。如今，雪，还是一样的雪，人，却已不是当初的人了……”

曾以为会是情比金坚，却不想，终究等来情如玉碎的一天。

尘世茫茫，深宫似海，只道是携手而来，你我，却最终还是错失了彼此……



第一章 若解相思

乾和三年三月，帝都，宫城。

一行车马沿着高耸的朱墙迤邐而行，缓缓于宫门一丈开外勒马停下。瞧那青篷油布马车的规制，似是外廷命妇奉召进宫。

当先一乘马车上，是一位妆容齐整的贵妇人；紧随其后的车驾上，却是一韶龄女子，由侍婢拥了左右，莲步轻移，一袭锦裙波澜不兴，显出大家闺秀自幼的家教得宜。那女子不过十五六的年岁，行至母亲身前略福了一福，旋即执过一柄白绸团扇遮去大半容颜，恪守闺阁之礼。她头一回随着母亲入宫来，心下不免忐忑，纵举止端庄从容如斯，眼底却藏不住少女的娇柔羞怯；一时舒缓眉目，显出恬静淡定，默默随着母亲向宫门而去。

宫门之下早候着数名迎送的宫女，贵妇人识得当先一人是李太后身边的景珠，正待上前招呼，那宫女已迎上几步，领着一干宫人行下礼去，口中道：“给夫人、小姐请安。”这妇人正是朝中吏部尚书长孙弘之妻李氏，更是当今圣上嫡母李太后的胞妹，御赐的一品郑国夫人。李氏往来宫禁甚是熟稔，当下忙亲自扶住，直道：“何必多礼。”

景珠身后随着宫女六七人，倒有一半颇为眼生，不是李太后宫中的人。李氏正思及此事，只听景珠笑道：“奴婢这回总算见到了二小姐，出落得同夫人年轻时候一模一样，当真是沉鱼落雁的美人儿。若不曾记错，可是唤作涵儿？”

言及爱女，李氏目有爱怜之色，“正是涵儿——小女闺名涵柔。”

“涵柔……长孙涵柔……”景珠喃喃念了一回，复又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微笑，“倒实实不辜负了这好名字。”

李氏陪着笑，微一沉吟，岔开了问：“依太后娘娘的意思，是否先携涵儿给太后问安，再往昭仪娘娘宫中去？”景珠道：“既是皇上有旨，召二小姐来与昭仪娘娘叙旧解闷，倒也不必非往永安宫去了。昭仪娘娘既与小姐打小儿亲厚，这么些年不见，想来也怪念着的。现下便有昭仪娘娘宫中的奴婢迎候在此，小姐径往毓宸宫去便是。”顿了顿，又转向涵柔，“昭仪才诞下公主，而今却是愁郁不解，惹得皇上甚是着急。娘娘不过提了一句多年不曾与小姐相见，皇上便急急办了博娘娘开心。小姐同昭仪自幼相亲，情同姐妹，还望好生开解昭仪娘娘，也算是为皇上分忧了。”景珠说得恳切，涵柔这时方才静静地说道：“涵儿自当尽力。”

她面上虽是不变的娴静平和，心头却是波澜起伏、良久不息。一别四载，人事全非。十二岁那一年，打小相伴的宸姐姐嫁给当朝太子为侧妃，此后，宫墙阻隔，再会无期。昭仪娘娘——恭敬的称谓字字惊心。再见之时，宸雪，她已是天子宠妃，已是皇女生母；而自己，只能仰望她高高在上的身影。一切，是否还能奢求年少时的欢愉？涵柔一时百感交集，辨不出心下是悲是喜。

李氏道：“涵儿，如此你便往毓宸宫中去吧，日后有幸，再来拜见太后娘娘。”涵柔垂首应了声“是”。景珠略略摆手，几名宫女旋即会意上前，“小姐随奴婢这边来。”一名宫女正欲引了涵柔往毓宸宫去，刚举步，李氏却又扬声道：“涵儿，千万记着莫失了礼数。娘娘如今的身份不比先前，尊卑有异，君臣有别，你可好生把握着分寸，莫失了体统。”涵柔顺目低眉，待母亲细细嘱咐完了，才静静地道：“女儿不敢忘。”

她只觉无奈。两日间，这番话母亲不知翻来覆去说了多少遍。想来，为着避无可避的身份尊卑，这一生一世，曾经亲密无间的心注定是要隔阂的了。涵柔微吁了口气，吐出一声低不可闻的叹息，见母亲未再有吩咐，遂转身离去。

她们最后的相见恍如昨日。赐婚圣谕一下，此生泾渭分明——宸姐姐，再不是寻常的闺阁女子。那一日午后，她随父亲往慕容府上道贺，厅堂里宾客满座，谈笑正欢。她与宸雪携手躲入房内，未及言语，禁不住滚滚落下泪来，只一个劲地哽咽，“宸姐姐，我舍不得你……”周遭寂无人声，几个贴身的婢女都被打发去前堂瞧热闹。两人，竟就这样无可抑制地相拥而泣。



别离的话语如烙印在心，纵隔了多年的岁月，依旧清晰地脑海中浮起。十指相握是那样温暖有力，耳边字字诚恳，“涵儿，我这一去，不论日后境遇如何，你我的情谊，都还如今日一个样——此心不变，此情不移。”她心头暖流涌动，踌躇良久，不知如何回应这真情，只得含着泪，勉强唤出一声“宸姐姐”。

宸姐姐……曾经，是怎样的艰难道别，是怎样的情深如海，而今看来，却恍若隔世。

“往后，要常来瞧我……”

——我真的来瞧你了，只不过，隔了四年的光阴……

脚步舒缓静默前行，涵柔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来——隔了这样多的时间空间，隔了这样沉的礼法尊卑，如何还能一如往昔？宸姐姐，正是昔年瞧着你我一同长大的人们，如今一遍遍地嘱咐我，见了你，绝不可失了应有的礼数。礼数……我当向你行礼问安，我当恭敬唤你一声“昭仪娘娘”的……

原来世事早已变幻，只在短暂的一瞬间。

思绪纠缠，涵柔不言不语，噙一抹微微苦涩的笑意，随着引路的宫女向宫闱深处行去。重重宫阙，朱墙碧瓦，一点点展现眼前，那样华美富丽，显出迫人的皇家威仪。

长孙夫人立于清正门下，目送着钟爱的幼女渐行渐远，蓦地生出些莫名的悲怆来，仿佛女儿这一去便再难回到自己身边。她轻轻叹了口气，侧首向一旁的景珠招呼道：“走吧。”景珠正凝望着那消失的背影怔怔出神，闻声猛地惊觉，微微一笑掩饰着尴尬，躬身一礼应了个“是”。

毓宸宫。

“娘娘，长孙小姐已在殿外，是否立时传召？”

宸雪斜倚在大迎枕上，以手支颊，眉心微蹙，望着地下焚香的大鼎上袅袅而起的轻烟正自失神，闻言一惊，急道：“快传进来！”说着忙起身来迎。

日光明晃晃地映入殿中，行近的身影逆着光，有些瞧不真切。终于只隔丈许，眼前伊人玉立，眉目还如昔年的记忆，只愈加显出清丽。身量倒实长了不少，衬得身形纤纤，婀娜如临风新柳。四年了，从前那个孩子果真是长成了，隐隐从骨子里透出如玉的温润，纵然只默然而立，不颦不笑，也难掩过人风华。

低低一声“涵儿”轻如自语，久违的称谓脱口而出，宸雪心头蓦地酸楚莫名。四年深宫如海，曾经的温暖记忆早已埋藏于心，却在这一刻呼啸着像要翻涌而出。



“涵儿！”再次的呼唤已是坚定有力，她三步并作两步急急奔上前来，双臂微张，似要一把将久别的人儿拥入怀中。眼底，隐有泪光闪烁。

宫名毓宸，匾额上笔走龙蛇，遒劲而不乏清隽，竟是御笔。涵柔一步步向殿阁深处宫装高髻的丽人行去，一颗心扑扑地跳得厉害，莫名的压迫感萦回不去。仿佛走了很久，熟悉的脸庞才清晰地显现在视线里——依旧是记忆里的容颜，身量体态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只是眉目间少了旧时的天真与娇憨，多了沉稳与皇家的威仪，眸中神采却仍是旧日的活泼灵动。涵柔一时竟看得呆住了，忘了如此的直视是怎样不敬与无礼，忘了应向昭仪叩头问安，就这样深深凝望，似要补尽这四年间遗漏的光阴。

直到那一声“涵儿”骤然击入耳中，她的脑海蓦地清明，心底却沁出冷意来。迎着疾行而来的身影，她忽然移开目光，垂首屈膝跪了下去，俯身平静地道：“小女长孙氏叩见昭仪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”

宸雪脚步一滞，显是一震，眼睁睁瞧着身前女子跪伏下去，一时只是无措。昭仪娘娘……她心头微微一痛，探出的手停滞在空中，初初展现的笑靥僵硬在颊上，怔愣片刻，眸中涌上苦涩的泪来。宸雪俯下身，手上加力搀涵柔起身，凄楚地道：“涵儿，就为着这名位尊卑，你竟要与我生分了吗？”

涵柔深深地叩下头去，忽觉臂上一暖，略略抬眸，只见一双手握于臂间，袖口细密的绣花繁复华美，腕上微露着一只纯净无瑕的羊脂白玉镯。

玉镯……再熟稔不过的白玉镯……记忆倏然涌现——那是最后的相拥。侍婢声声催促，两双手却仍紧紧交握，恋恋不愿分离。自此一别之后，再见，不知要待到哪一日的光景，心中千般难舍难离，任凭泪落如雨，凌乱了妆容，溅落衣襟洇开一片浅绯的水痕。

次日，便是婚期。

勉力挣出手来，涵柔褪下腕上一只玉镯，颤抖着亲自为宸雪戴上，哽咽道：“宸姐姐……这镯子，我自小便时时戴着……玉乃通灵之物，总也沾带了我的气息……就让它随了你入宫去……往后见玉如人，便如我时时伴着姐姐了……”

宸雪泪眼迷离，抚着腕上的玉镯，只觉触手温润，似乎还残存着涵柔臂上的温度。泪水大滴大滴坠下，她回手褪下一只日常戴的银镯，为涵柔套上，“我亦把我的镯子与你……权作留个念想……”



想不到多年之后，她竟在这深宫之内、在故人腕上重见了旧时的爱物。原来，是两心同……是一般的时常想念，一般的铭记于心不曾淡却。

周身暖流袭遍，眼中心上俱是酸涩，涵柔抬眼看去，正对上宸雪热切的目光——咫尺间一双妙目盈盈含泪，眸光中映出自己的身影，仿佛要将眼前人刻入心底。视线相交，双唇翕合，涵柔挣扎良久，才极轻地吐出含糊的几字，“宸姐姐……”宸雪猛地张开双臂，一把将她拥入怀中，顷刻间热泪滚滚而下。

就这样无可抑制地相拥而泣，周遭婢女感于如此情境，亦陪着默默垂泪，并不上前相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哭得尽兴，两人松开相拥的胳膊，却是泪痕满面地相视而笑，不约而同地伸手去拭对方脸上泪迹纵横，一如既往的默契，不由又是嫣然笑生双靥，映衬得暗沉的宫室亦有了光彩。

宸雪笑道：“好容易见上一面，不欢欢喜喜地说话儿，在人前哭成这般狼狈模样。”一言至此，念及相见不易，禁不住又淌下泪来。涵柔见她一边哭，一边笑，赶紧抽了帕子为她拭泪，只道：“你还说呢！”一时扑哧笑出声来。

一室宫人亦笑意盈腮，忙上前来侍候二人洗脸匀面，重新打理妆容。

收拾梳洗毕，宸雪携涵柔的手转入内室，屏退左右宫人，留了陪嫁入宫的贴身侍婢绿绮在跟前。宸雪自向临窗的一张软榻上坐了，拉了涵柔挨坐在身边，紧握着她的手不愿松开，忽垂了头笑道：“这么些年，难为你还把这物件留在身边。”涵柔顺着她的视线看去，却是自己腕上那一只鍍银芙蓉镯——极普通的银镯，难得的是芙蓉雕得别致，不落俗套。

多年之后重执了故人的手，宸雪轻轻摩挲那精巧的芙蓉雕花银镯，心下感慨万千。银镯的纹路因多年的佩戴早失了冷硬的棱角，倒有着玉一般通灵润泽的触感。互相交握的手腕上玉镯银镯相映，见证了幼年的深情厚谊。

涵柔的生母李氏乃是长孙弘继妻。涵柔为家中么女，二哥怀宁、三哥怀毅同为李氏所出，长兄怀远及四哥怀英为妾室所生，唯一的长姐是元妻所遗，却年长涵柔许多，出阁又早。因而在闺阁之中，涵柔并无亲姐妹可以朝夕为伴。

长孙、慕容两家，早年同居京都昌翊坊，府第恰恰比邻。宸雪生母在生育宸雪之弟慕容博予之时难产而亡，宸雪之父顾念旧情不愿续弦。李氏可怜慕容姐弟孤苦伶仃无母亲看顾，遂叫他二人往来长孙府，与府上诸多儿女一处读书。正因了这番



缘由，涵柔与宸雪打小儿一处长大，一同读书临字，一同习针线女红，一同游玩戏耍，不是姐妹却亲胜姐妹。

自那年宸雪嫁后，涵柔独处深闺，虽诸位兄长陆续迎娶了兄嫂，姑嫂之间，到底不及昔年与宸雪相伴光景。而宸雪孤身入宫，纵得君王宠爱，到底举目无亲；况嫔妃间此荣彼损，利益攸关，相交共处皆存了三分心思，又如何付得真心一片？故二人虽分别数年，两下里却是时常挂念。

涵柔轻声道：“这镯子本是姐姐贴身之物，一别之后不得时时相见，便只能凭此时时牵念了……”

宸雪凝视着咫尺间涵柔皎洁的容颜，低低感叹道：“我又何尝不是时时想念？每次回想起旧时之事，总觉又是欢喜，又是伤悲……”

涵柔心中骤暖，心底荡起涟漪千重，禁不住又要垂泪，却是暗自忍了，展颜道：“这些年来，姐姐过得可好？”

本是久别重逢最寻常的话语，宸雪闻言却有刹那的失神。她低低一叹，唇边笑意苦涩，“过得可好？……若说好，倒真真是荣华富贵，圣眷优渥……若说不好，宫中的艰辛险恶，人情冷暖，旁人又怎能悉知？”

涵柔出身世家，长孙氏名门大族，家族中争权夺利的丑恶之事怎会少见少闻？多少可以想象得出宫廷险恶。一念至此，思及宸雪幼时丧母，于家中备受父亲宠溺，因而品性率直纯粹，少有心机，却不知为此在这深宫中要受多少委屈，一时心下疼惜，面上亦是郁郁。

宸雪见涵柔神色不豫，自觉失言，忙粲然一笑，调侃道：“好啦，原是我的不是，莫皱了眉头。涵儿如今可是二八华年的大姑娘了，生得这般好人才，不知有多少王孙公子心心念念想上门提亲呢！却不知是哪一个把你抢了去？快从实告诉我！”涵柔登时羞红了脸，推了宸雪的手急道：“姐姐尽拿我说笑，涵儿还小呢……”

宸雪见她发急，更笑道：“十六岁怎算得小？那年我不过十五岁罢了！如今真要成了一家人，你反倒要瞒起我不成？”涵柔愈发窘迫，把脸转向一旁，佯作不睬。宸雪笑弯了腰，故道：“还是你觉着我那小弟笨口拙舌的配不上你，不乐意这门亲事？那好，我定然帮你推了便是！”涵柔这才低声分辩，声细如蚊蚋一般，“还未定下的事儿，姐姐怎好乱讲……”

“此间又没有旁人。”宸雪笑着拉涵柔转过脸来，“连我处在这深宫大内里都已知晓，这事儿没有十分亦有八分了。既是父母私下议定，你二人又你情我愿，这桩



亲事如何算不得定下？你空叫了我这许多年的姐姐，如今真要成亲姐姐了，你不知我有多欢喜。”涵柔垂首不语，羞得连耳根子亦红得通透。

“你放心，他从小喜欢你，日后定然会对你好的。”

涵柔欲待辩驳，却是不由自主地轻轻点了点头。

她虽与宸雪相亲，因着男女大防，与宸雪之弟慕容博予不过是相识罢了，并不相熟相知。就在正月里，二嫂悄悄前来相告，说父母已同慕容府私下商定了婚事，只待年内下定，来年完婚。她听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虽事关终身，却不觉惊诧，亦不觉欢喜，只觉些许无端的惆怅——今生，便是如此了吗？但礼法何其森严，身为大家千金，自出生以来，除却父兄，所见过的男子又有几人呢？能够嫁给一个自幼相识、值得倚靠的男子为妻，从此相夫教子，不已是生为女子所能希求的最好的归宿了吗？此刻，她心头三分欣慰，三分羞怯，挥不散的仍是几许淡淡的惘然。

宸雪知涵柔仍是闺阁女儿家，提及终身大事自然羞于启齿，当下不过随意玩笑几句。但见涵柔双颊晕红，含羞埋首，却又微微颌首相应，知她心内必定情愿必定欢喜，不由欣然展颜。宸雪笑颜绽放如花，不过须臾忽又黯然叹道：“你别瞧我看着好似风光无限，其实，又如何能与寻常官家女子相比……昭仪……昭仪又如何？就算来日位列正一品四妃又如何？归根究底，不过是妾室罢了……这一辈子，终究是不得出头之日了……”

涵柔见宸雪容光黯淡，欲婉言相慰，又不知该作何言语。手上一紧，却是宸雪加力一握，极力掩了惆怅神情，“往后，我做姐姐的定要替你管着他，绝不允他收房纳妾。我要他今生今世只守着你一人。”涵柔不免动容，欲待言谢终究羞于启口，许久方才恳切道：“你真待我如亲姐妹一般……”宸雪温然一笑，眼眸深处犹有隐约的凄凉，“还不曾抱孩子与你瞧。”说着示意绿绮去抱孩子。

二人闲话几句，不多时绿绮便领着奶娘抱了小公主来。宸雪伸手接过，眼角眉梢皆涌上母性的光彩，爱怜地吻了吻襁褓中婴儿红扑扑的小脸，方把孩子递与涵柔。

孩子甜甜地睡着，不时满足地咂着小嘴，极惹人爱怜。涵柔小心翼翼地抱过，手势犹显生疏，一时欢喜地瞧个不尽，轻声赞道：“小公主这般玉雪可爱，来日必定和姐姐一般是个美人儿。”宸雪但笑不语，涵柔便问：“可满月了？”一旁绿绮回说：“前些日办的满月宴，娘娘也是那时册封的正二品昭仪。”涵柔点头，又道：“名字可定下了？”——话音轻柔，唯恐吵醒了怀中婴孩。